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十五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四

宋 歐 陽 修 撰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

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内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

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

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鋭義寧飛棹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延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為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齎官告賜之因以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

季良有舊遂留之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毋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内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兾嚴懼而不來

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彦賔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彦賔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鎭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彦銖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初知祥鎭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

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從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緜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皷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由是唐大臣益以

知祥爲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内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緜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

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鎭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爲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

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爲之歔欷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册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祕書監劉岳爲册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塘爲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别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

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劒門殺瑋守兵三千人遂入劒門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劒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揺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塘及廷隱戰于劒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爲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塘軍敬塘乃班師利州李

彦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良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塘軍既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

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遨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

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

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即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至蜀知祥見瓌倨慢九月瓌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閤門

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李昊為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釗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釗奉觴起為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為兩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

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秘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絶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

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
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
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
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
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
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
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
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

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寛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仄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歛蜀人蜀人大怨十二年昶與匡聖指揮使

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毋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

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珏褒王弟仁毅夔王仁贄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

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荅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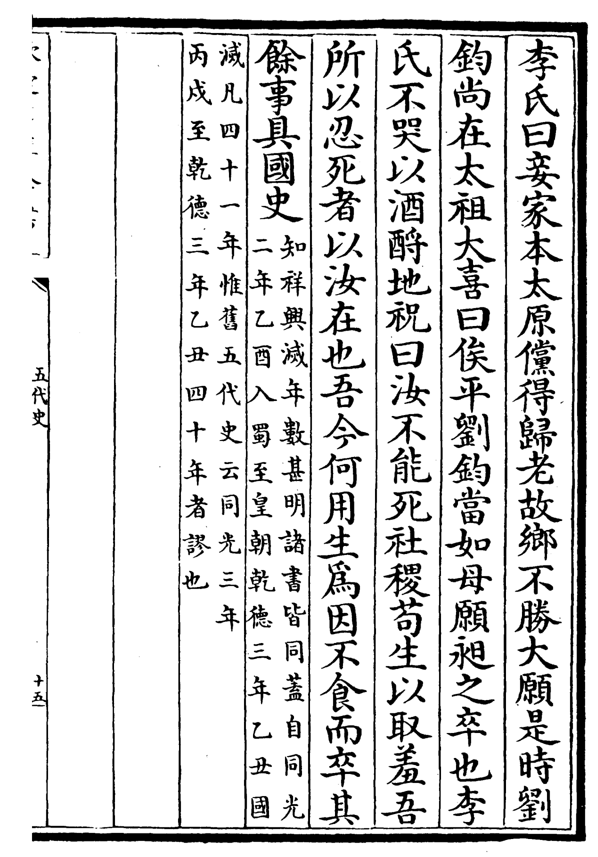
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娱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巳下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

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
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
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
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爲童子知祥嘗飯
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諲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
時昶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爲
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
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

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劒門玄喆輦其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劒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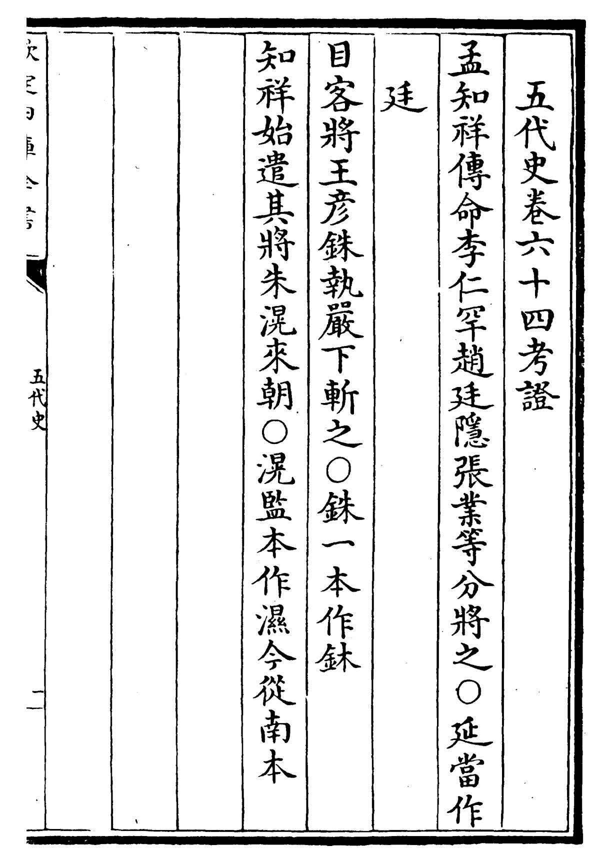
路出劒門南淸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䡖劒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乂攻䕫州䕫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頵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與先

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贈楚王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慼慼思蜀他日當送母歸



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二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謬也

五代史卷六十四



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孟知祥傳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延當作廷

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銖一本作銶

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朝○滉監本作漚今從南本

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

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爲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覃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彦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彦若卒軍中推隱爲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静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

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廵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歷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嘗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廵官秩滿客南海隱嘗師

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龑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龑立

龑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龑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劒而出命持龑至將殺之及見而悖劒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龑爲已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龑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龑爲副使隱卒龑

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龑龑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龎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龑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

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
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龑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
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
殷取桂管虜士政龑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龑自
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貞明三年龑即皇帝位國號
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
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
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

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肴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肴驚喜爲盡心焉龔性聰悟而奇酷爲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眞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王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内改國號漢龔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

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龑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册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龑懼遣宫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龑大喜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

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龑與游燕賦詩龑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龑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龑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龑也龑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

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沉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

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遯歸龔遣承旨程寶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暐息王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以兵駐海門權

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轢橛者皆覆洪操戰死龑收餘衆而還十五年龑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封秦王龑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龑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儁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柰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

歔欷翻爲龔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玢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名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

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玢莫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玢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少良何昌延等習爲角觝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閱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玢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弑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

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弑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名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宫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名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

至昌華宫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䶮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酖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爲英州刺史使人

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暐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内侍吳懷恩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篘於上以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

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等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爲殺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劒斬之以試劒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潮南王進逵以兵

五萬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逵於蠔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旋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龔時據交州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

是襲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爲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

等至鋹尤愚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羣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鋹乃與宫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宫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於内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鋹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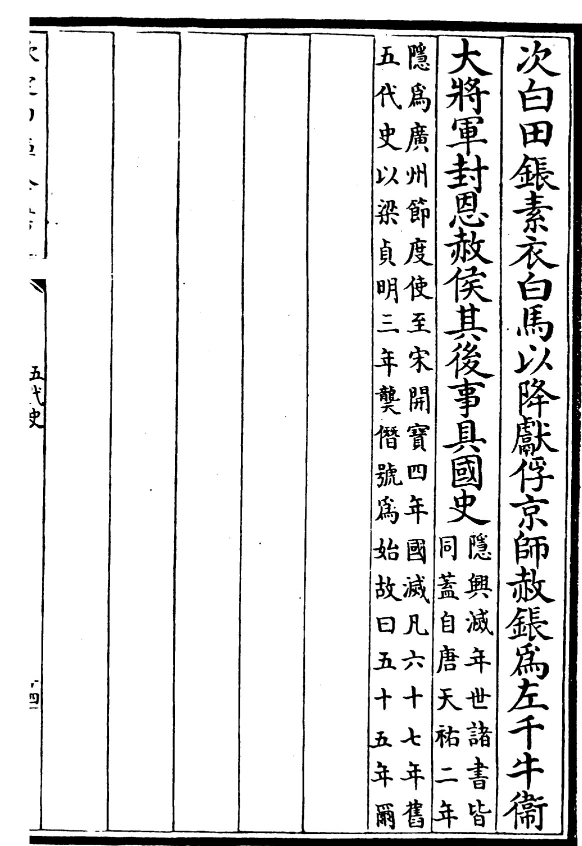
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
仄目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
指麾宦者許彥眞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劒升壇允
章迎叱之彥眞馳走告允章反鋹下允章獄遣禮部尚
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
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寃俟其長公
可告之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讐邪復入白
鋹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

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龑銀稍誅諸王鋹以爲然殺其弟桂王旋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鋹將邵廷琄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内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龑鋹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懵然莫以爲慮惡廷琄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菌生宫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

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五年鋹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彦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彦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彦贇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始思廷琄言遣廷琄以舟兵出洸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琄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爲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琄反鋹遣使者賜死士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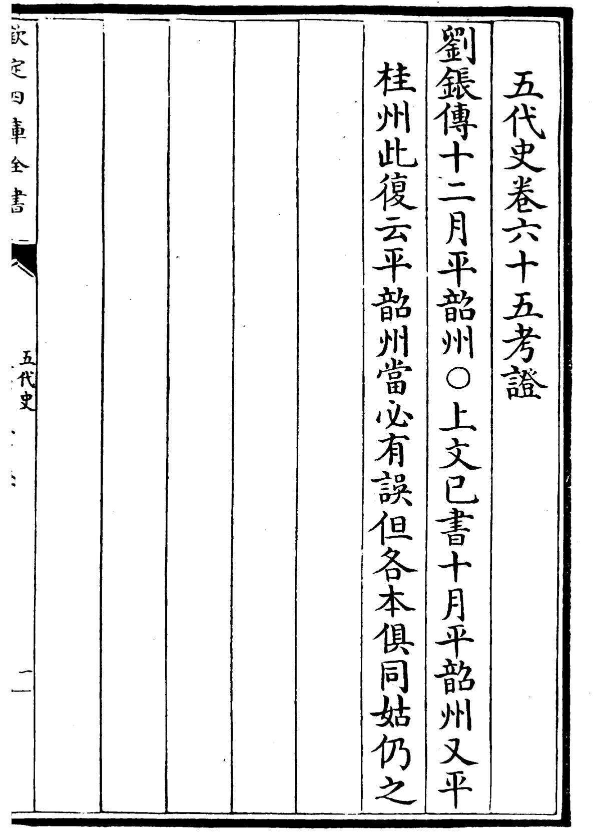
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不能捄爲立祠於洸口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玶與峰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阯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鋹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鋹使稱臣鋹怒囚煜使者龔愼儀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鋹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喜曰韶桂連賀本

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鋹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鋹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降漼行鋹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鋹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鋹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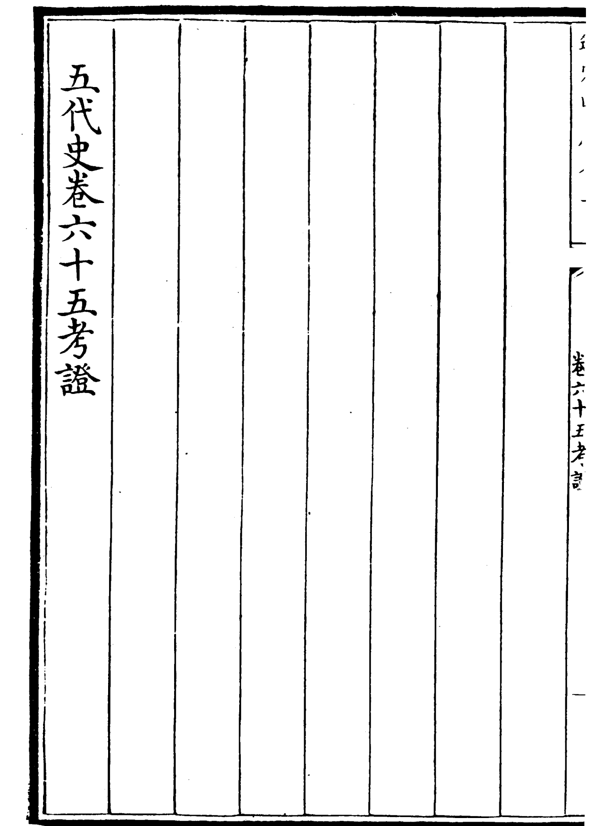
次白田鋹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鋹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隱興滅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隱爲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龑僭號爲始故曰五十五年爾

五代史卷六十五



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劉鋹傳十二月平韶州○上文已書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此復云平韶州當必有誤但各本俱同姑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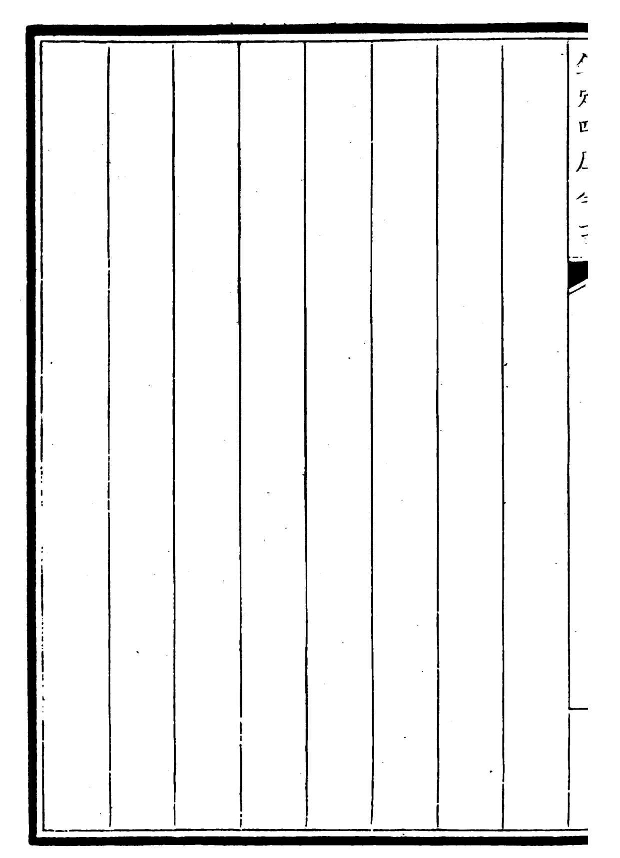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謹案卷六十三第十四頁後一行送于繼炎刊本于訛子今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予讀蜀書刊本脫書字又世所謂王者之嘉瑞刊本世字下衍道字據監本增删

前八行而下見於水中刊本下訛不據毛本改

卷六十五第十二頁前二行桂王旋興刊本旋訛璇據前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十七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名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趣之儒怒殺宗

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門内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爲

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勛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讙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檛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踶齧傷佶髀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

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郃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阬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賨爲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賨爲指揮使賨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賨

誰家子賓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賓不對他日又問之賓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懽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賓歸殷大喜表賓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秦彥暉

拒於上流偏將黄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彦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黄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彦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吕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侯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

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静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綦毋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

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賓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

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

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

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賨爲静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内外諸軍事姚彦章爲左相許德勲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頴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珙爲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謚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内外諸軍事

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寃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

而殺吾勲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静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

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劒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㧞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讙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餽軍金全等敗少

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奬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勍等攻溪州士然走奬州遣其子師暠率諸蠻酋降于勍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抜常切諫以爲不可希範

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眞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覲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柘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閽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内也乃謝絶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名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蕚希廣不從希蕚為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蕚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

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蕚於砆石止之於碧湘宫厚賂以遣之希蕚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蕚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彦瑫許可瓊等禦之彦瑫敗希蕚於僕射洲希蕚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劉彦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蕚彦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蕚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

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蕚呼贇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蕚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彦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蜑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陰送欵於希蕚遂沮其議明日師暠詣可瓊計事瞋目

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蕚攻長樂門牙將吴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蕚少卻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蕚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蕚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蕚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蕚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蕚楚王希蕚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

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希蕚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檛隨之突入其府刼庫兵縛希蕚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暠廖偃囚希蕚於衡山師暠奉希蕚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蕚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

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逵少爲靜江軍卒事希蕚爲指揮使希蕚攻希廣以進逵爲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蕚使進逵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逵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蕚方醉不能省明旦遣將唐翕追之及于武陵翕戰大敗

而還進逵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逵自爲副已而希蕚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蕚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逵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逵進逵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

隙欲相圖進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眞朱全琇爾名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進逵因白言召景眞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眞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逵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逵南面行營都統進逵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逵故時同列待進逵甚謹進逵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逵面罵之叔嗣懟恨語其下曰進

逵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逵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逵敗見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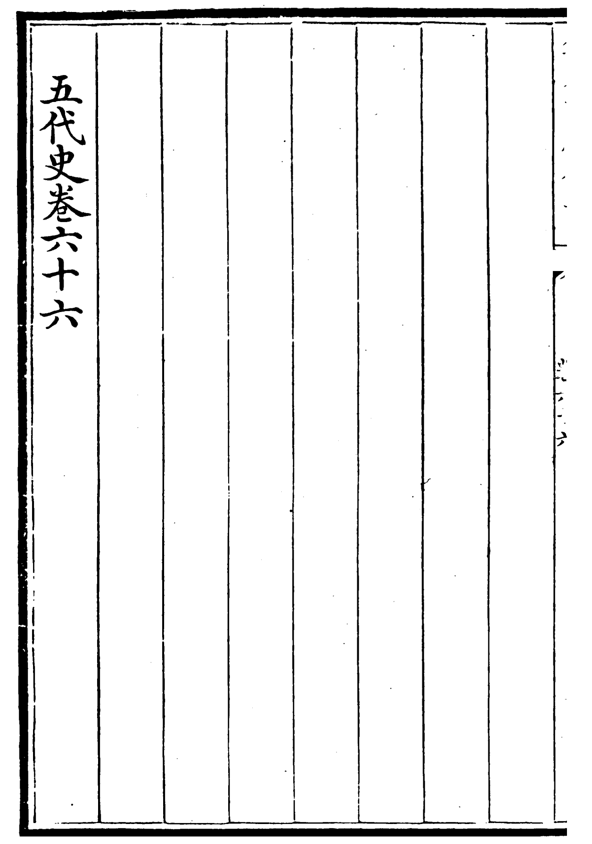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爲靜江軍卒事希蕚爲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逵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遂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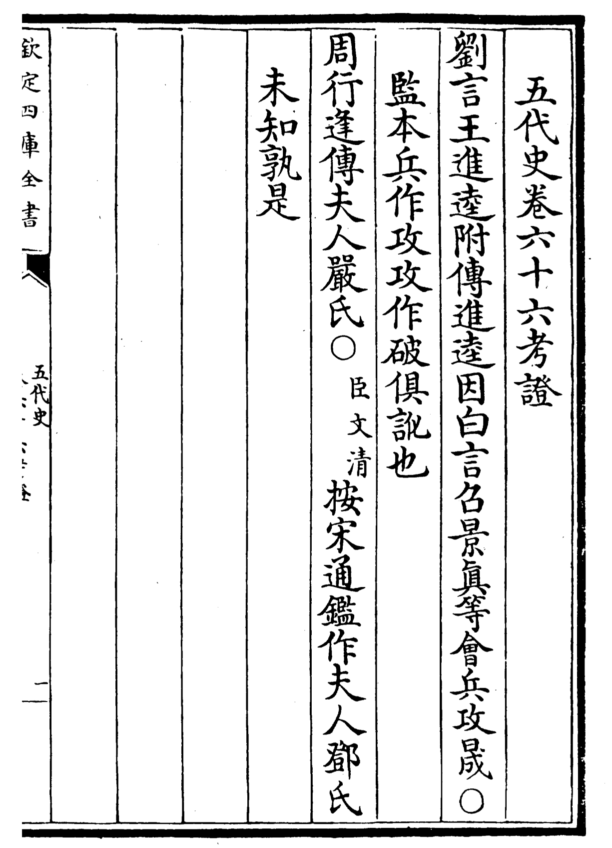
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名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名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

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

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壠畒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爲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壠畒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

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事具國史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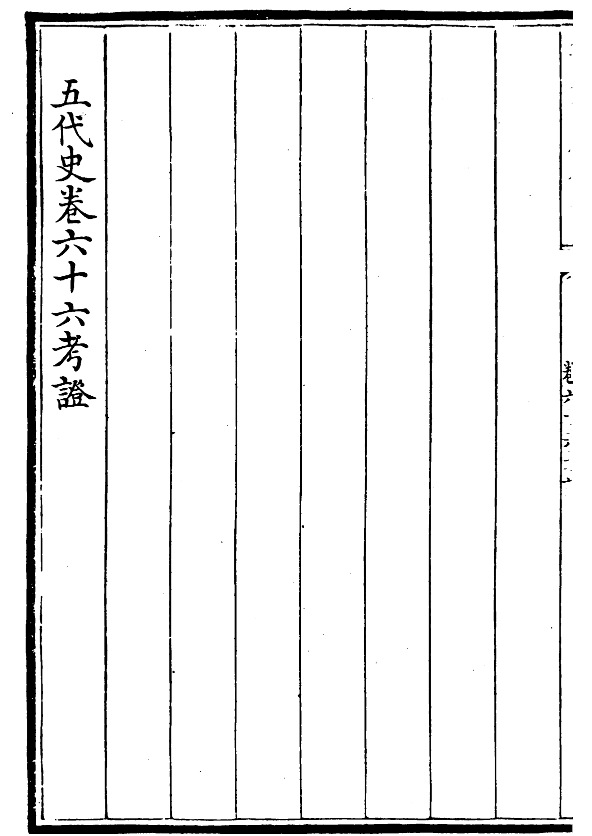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六十六



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劉言王進逵附傳進逵因白言名景眞等會兵攻晟○監本兵作攻攻作破俱訛也

周行逢傳夫人嚴氏○臣文清按宋通鑑作夫人鄧氏未知孰是



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

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

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之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

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嫗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嫗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名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

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黄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遯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

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衞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銶攻徐約約敗走入

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

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决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黄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黄竭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

之圍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温等屯香嚴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温昌所用諸將徐珣湯臼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

年不能克眞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眞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鎭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鎭東軍拜鏐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鎭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勲貴里鏐素

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銶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内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

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名淮兵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我鏐以為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璙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名田頵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璙亟名頵還頵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

吴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吴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吴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

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
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栅環城以銅鈴繫網沉
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
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
亦然乃取其軍號内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
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邱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
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
牛斗無孛人無欺吴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

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鏢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

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常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王册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

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輙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羲

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

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倧立

倧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畀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倧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倧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倧囚於義和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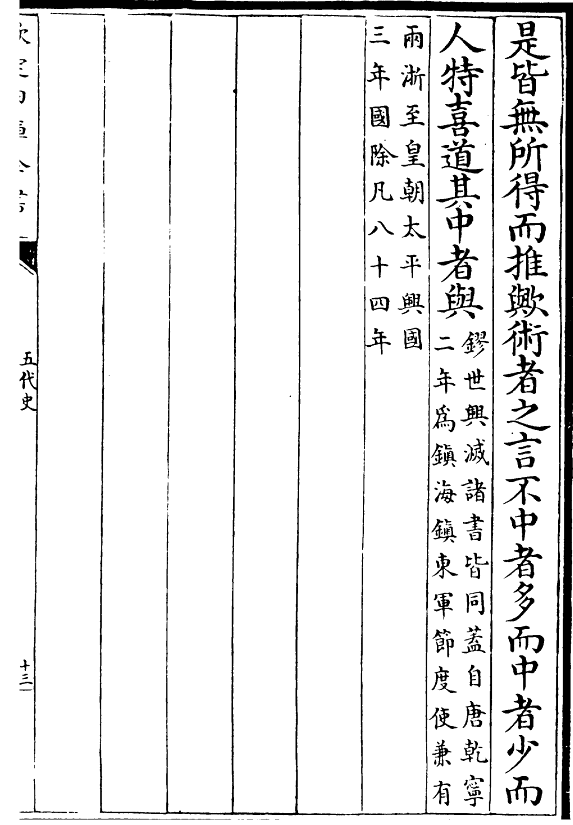
俶立之遷倧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册金印世宗征淮南詔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俶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俶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

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昪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决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静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槖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

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絶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

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倔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



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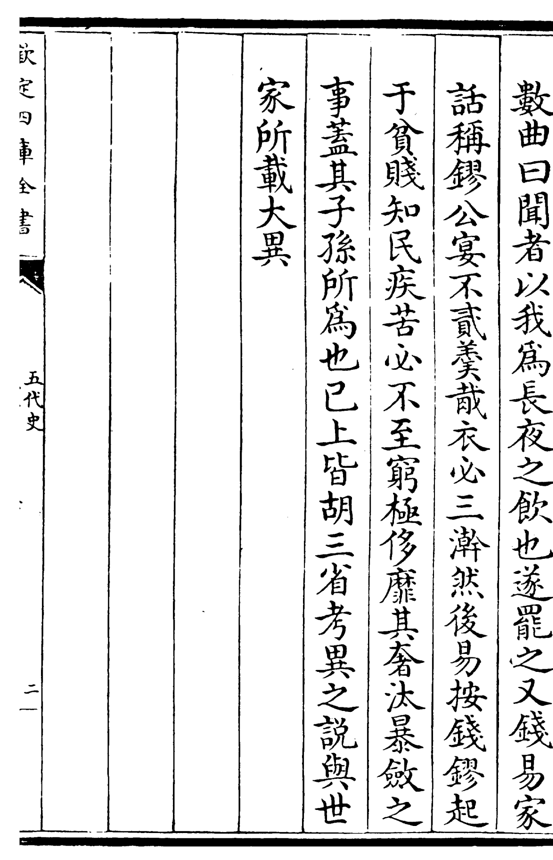
錢世興滅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爲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卷六十七

五代史卷六十七考證

錢鏐傳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昌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臣文清按通鑑載鏐移書責昌昌不聽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昌懼執首謀者送鏐請待罪鏐引兵還以狀聞又表請以本道兵討昌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以鏐爲浙東招討使據此則鏐以兵三萬詣越州

城尚在未以狀聞之先而詔削昌官爵以鏐為招討
使又在鏐表請討昌之後與本紀異
俶傳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俗喜淫侈工巧自鏐世常
重歛其民以事奢侈下至雞魚卵觳必家至而日取
○臣文清按通鑑胡三省注考異曰十國紀年謂鏐
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賦歛苛暴人苦其政吳越
備史稱鏐節儉衣衾用油布常膳惟甆漆器寢帳壞
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除夜子孫鼓琴未



數曲曰聞者以我爲長夜之飲也遂罷之又錢易家話稱鏐公宴不貳羮葳衣必三澣然後易按錢鏐起于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爲也已上皆胡三省考異之說與世家所載大異

五代史卷六十七考證